

春运历来是扒窃犯罪的高发期,铁路公安机关派出一支支铁鹰小分队登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为了“天下无贼”



回检

春运期间,中铁哈尔滨局绥化工务段综合维修车间组织技术骨干成立回检组,对作业后的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图为1月24日,该车间回检组成员正在对打磨后的钢轨进行认真检查。孔令丹摄

最佳搭档

本报记者 彭冰
本报通讯员 赵月 高筱薇

缘分这个东西挺奇妙,有的人近在咫尺却总是见不到,有的人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一个班组,还成了“最佳搭档”。
1月22日,在吉林石化化肥厂分析车间苯乙稀化验室,韩冬刚处理完一项装置加样,拿着数据正打算输入,一旁的丁薇放下手里的活儿问道:“分析得怎么样?下午可得再加一组分析,你再仔细检查一下仪器。”
“好,保证不耽误!”两人互换眼神,会心一笑。

80后丁薇,平时爱琢磨,大家叫她“文秀才”;70后韩冬,工作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人称“武状元”。说起这对搭档,俩人真是有缘分,苯乙稀化验室组建之初,她们便分到了一组,可提及对彼此的最初印象,二人却颇有些“针尖对麦芒”。
“大学生底子好,敲敲打打就能成才,我可就差远了……”对于科班出身的丁薇,韩冬那时是有些嫉妒的——丁薇刚到化验室时,老班长张雅娟就对她“特别关照”,采样、分析、报数据,一连串工作任务刚忙完,又亲自给她讲解仪器维修中的常见问题……
“韩姐那时也是‘问题儿童’,我学到的,姐姐一点儿没落下,而且问的问题比我还多。”对于韩冬这个在“加餐”时凑过去一起听课的“尾巴”,丁薇也有些抵触。

那段日子,她俩如同两个上足了弦的闹钟,追着赶着比着学。一有空,两人就在岗位上分析研究,一上分析台就不下来,被同事们笑称为“台霸”。

可比着比着,两人竟比出了感情。后来,丁薇轮岗去了新科室,韩冬还失落了好一阵子。去年,丁薇因表现出色当上了车间技术员,韩冬也因多年来的勤勉晋升为班长。两个人又到了一起,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你看,氢气钢瓶压力在短短1个小时内查看三次都是往下降,第一次7.0MPa,第二次6.2MPa,第三次5.6MPa……”拿着钢瓶压力记录本,韩冬发现了问题。

“走,咱俩这就去现场看看!”丁薇操起扳手与试漏液,和韩冬立即赶到钢瓶间。

一番紧张的试漏检查过后,没有发现漏点,韩冬犹豫了,但还是马上切换了钢瓶。丁薇一起上手,从里到外查找原因。

“原来是密封垫冻硬了,产生微漏。要不是你查得认真,绝对发现不了。”丁薇竖起大拇指。“如果不是你并肩战斗,也不会顺利找到泄漏的罪魁祸首!”韩冬笑吟吟地说。

反扒路上苦与乐

反扒工作是辛苦而又枯燥的。姚学同和战友们要对嫌疑人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取证、抓捕,很多时候根本顾不上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也是经常的事。

“小偷其实也起早贪黑的,他也趁警察休息呀,凌晨呀,中午呀,后半夜呀作案,这也是作案高峰。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就不可能睡,贼都能拿个碗面在那儿吃,你就不能吃。因为抓手作案很快的,你眼一离开目标,吃完饭回来再看,可能他已经做完案下车了。”

“我们出外勤,标准是每天30元住宿,15元饭费,住不起旅店,只能经常住候车室,前几年标准才有所提高。”姚学同说。

反扒民警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一次,姚学同在抓捕一名年轻扒手时,手被对方抓破了。在审讯室里,扒手突然冲着警察们笑,说他有艾滋病。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一看手上他抓的伤还流血呢。我冲进卫生间就赶紧拿水冲,冲得我头也顾不得疼了。”姚学同说,“我们赶快把扒手带到医院,一检查,真是艾滋病。我们就觉得那天好阴啊,一直没人说话。”

“那两天我都不回家,一直住队里,也不敢和爱人说。她问我在那儿,我说在外地有任务。每天晚上睡不着,一直看着房顶,那种精神压力太大了!”后来经过医院的检查,姚学同万幸没有被感染。

反扒队里,23岁的彭琛因为仰慕姚学同,两年前成为了他的徒弟。“我经常跟着师傅出勤,他装成农民工,我扮成大学生。”干了30年警察的杨永杰主要负责审讯固定证据,任永杰则负责后台情报工作。

漫漫春运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直都有反扒警察犀利的“鹰眼”相伴。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姚学同所在的大同公安处管辖着70多对旅客列车,途经的站点遍布全国各地,每个地区的治安情况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姚学同的手机里存满了他搜集的各地扒手照片、视频,并按地区做了分类,每到一地,他都要翻翻手机,看看这些扒手的影像。久而久之,他练就了一双犀利的“鹰眼”。

在宁武站,姚学同第一次抓到了小偷。由此开始,他抓获的扒窃犯罪嫌疑人越来越多,再高明的窃贼也难逃过他犀利的双眼。

姚学同经常随车跟踪扒窃犯罪嫌疑人,每到一地方,他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里曾经碰到过哪些贼。他说:“反扒这个工作很练眼。一般到了一个车站,我的脑海里都像过电影一样,这个地方我遇到过什么人,有哪些习惯,喇喇地过。”

2016年,姚学同就是凭着刻画在脑子里的影像,在大同开往运城的火车上抓获了年近七旬、干了20多年扒窃的犯罪嫌疑人“老陕西”。

这个“老陕西”,不但反侦查能力强,还能化装,凭着这套本事在铁路线上闯荡了几十年,在扒手圈里是名气十足的“陕西老大”。

早在2013年春运期间,姚学同的反扒小分队就曾和这个“老陕西”有过一次交锋。大同公安处乘警支队刑警大队民警石庆伟说:“当时,我是在太原到大同的列车上发现了‘老陕西’,他正在寻找作案目标,我就贴靠了上去,准备抓他个现行。可能是当时我刚干上反扒,经验还不足,贴得太近了,引起了他的警觉,很快他就下车溜走了。”

“老陕西”被抓后对姚学同说:“哎呀,我紧小心慢小心,也听说过你姚队长的名声,你怎么穿得比我还破?我一直注意有便衣没有。我真服你,栽在你手里我也不亏,我认了。”

从警以来,姚学同先后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百余名,荣立个人三等功8次。

每当姚学同抓获一名扒窃嫌疑人,看到失主脸上流露出的感激和欣喜,看到周围旅客自发鼓掌时,他都感到特别自豪,“我觉得那才是我内心当中真正的荣誉。”

相关链接

反扒高手姚学同的识扒绝招

四是使用障眼法。扒手为了偷到财物,往往想尽方法进行掩护,如用报纸、雨伞、旅行袋和塑料袋挡住乘客视线。

五是隔空取物。扒手穿着西装或夹克衫,手揣在衣兜里,但衣兜下方是开口的,手可以伸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扒窃。

六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过去扒窃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主要是靠身体碰撞制造混乱,现在有的扒手更讲究“技巧”了。他们会

故意与司乘人员发生口角,或两名同伙故意在车门口发生纠纷,制造混乱,掩护其他犯罪嫌疑人趁乱作案。

七是调包。扒手会把一个外观相似的包与旅客的包放在一起,在合适的时机(如车到站,旅客睡着等)拎走旅客的包。由于两个包很像,被盗旅客一般发现较晚。而且一旦被发,案犯可以谎称拿错而蒙混过关。 本报记者 刘静 整理

啥事你说嘛。他说我的1万多元钱没了,那是给我孩子看眼病的钱,你快点帮我找找!他哭得哗哗的。”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救,姚学同本能地冲向了进站的人群。“当时我的血液一下就冲到头上,我就疯狂地跑到队伍里往前追,但是你说我追谁呢?我也不知道我追谁。”

车站并不大,候车室离检票口也就是几十米的距离。光天化日之下,不远处就是执勤的警察,窃贼的猖狂和失主的无助,让姚学同的内心感到了无比的自责。

“当时小姑娘说:爸爸,不看了,咱们算了吧。我后来才知道,这1万多元钱是老人攒了两年多给女儿看眼睛的,眼睛再不看就保不住了。”姚学同回忆说,“我心里很不舒服,你不知道当警察的心里头那种感觉。”

就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改变了姚学同的职业轨迹。他主动找到领导,要当一名铁路反扒刑警。就这样,从2004年起,姚学同开始了他的反扒之路。

勤学练就“神鹰眼”

认识姚学同的人都说,姚学同干反扒那可是得天独厚。

“我个头不高,长得又黑,人们都叫我黑子。我的长相很普通,扎在人堆里认不出来,这是我干便衣的先天优势吧!因为你要像普通旅客一样,你要显出长途乘车的疲惫,不洗脸不刮胡子。让人感觉到,哦,他就是一个打工的。”

但并不长相不起眼,就能当好一名反扒民警的。

“第一次反扒时,面对的是茫茫人海,看谁都像贼,看谁谁都不像。发现一个人行迹有点可疑,我马上就走到他跟前,看他一挤,手往前伸我就抓,结果那个人什么都不承认,只好放了。最后师傅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小偷,可我动手早了,没抓到现行。”刚开始,因为缺乏反扒专业知识,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姚学同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才是扒手,这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

但退缩不是姚学同的性格。他找来各种关于反扒的书籍进行学习,渐渐地,摸索到了反扒的门道。

春运特别聚焦·一线故事



春运期间,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大同站民警在维护秩序。 郭豫摄

本报记者 刘静

1月23日午夜,由朔州开往秦皇岛的2601次旅客列车在夜色中疾驰,许多疲惫的旅客已渐渐入梦乡。

凌晨5时45分,列车在廊坊北站停车。16号硬席车厢一名旅客慢慢站起来,看似漫不经心地走到78号座位旁,却将手伸向了79号座位正在睡觉的旅客装在右侧外衣兜内的手机。

当他拔出旅客正在充电的手机,正准备往兜里装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警察,别动!”失主被惊醒,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了。

此时,车厢内的旅客才慢慢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抓获扒手的警察叫姚学同,已经50岁了,现在是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乘警支队刑侦大队大队长。他从警近30年,做反扒警察也已经10多年了。

刻骨铭心的经历

姚学同1989年从部队转业,成为一名铁路民警。最初他被分配到大同站派出所,主要就是维护车站内的治安秩序。

2003年的一天,姚学同像往常一样正在候车室里执勤,突然从检票口闯出一对父女,径直跑到了他面前。

“老人急得浑身发抖,跑到我跟前就说,警察警察我钱丢了,快帮我找找,快帮我找找。我说您慢点说,别着急。老人要给我跪了,我赶紧架住他的手,说别别别,老爷爷有

春运特别聚焦·一线故事

长沙南站售票窗口每天都会迎来大量外籍旅客,售票员们积极学起了外语

售票口的“国际范”

本报记者 赵航 方大丰

“无票时要说‘sorry,There are no tickets available now……’”1月30日,正值春运高峰期,长沙南站售票员中岛美佳下班后,没顾不上休息就来位于西广场地下一层的学习室给同事们开起了小灶。

今年春运,长沙南站预计发送旅客360万人次,人工售票窗口每天都会迎来大量外籍旅客。为此,售票员们积极学起了外语,24岁的中岛美佳成了大家的小老师。

中岛美佳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她熟练掌握英语、日语、韩语三门外语,被同事们称作售票厅里的“翻译官”。

前两天,有位持日本护照的旅客来到售票窗口,掏出200元,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武汉!”中岛美佳用日语和他交流后得知,他此前购买了长沙至武汉的高铁票,可把车票丢

无数次的弯腰下蹲,无数次的挥动手臂,还要不停地解释携带物品规定

安检口的“微笑姐”

刘猛

“长度超过5厘米的裁纸刀按照规定不能带上车,我帮你保管着,过完回来还找我拿。”2月1日,常州火车站候车室进站口安检处,43岁的安检组组长王正红微笑着对一名旅客说。

春运客流中,外来务工人员较多。“辛辛苦苦在外打工一年,很多人都是省吃俭用,能用的东西舍不得扔,所以查到限制携带的物品时,需要格外耐心地跟他们解释。”王正红说。

春运期间,常州火车站平均每天客流量近4万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每天从8时到17时,13名安检员在引导、手检、执机和处置等4个岗位,对旅客进行安全检查。

无数次的弯腰下蹲,无数次的挥动手臂,还要不停地解释携带物品规定,而王正红始终保持微笑。“我喜欢笑,我觉得笑容是安检员与旅客最好的沟通语言。”王正红说。

安检工作关系着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再急性子,来这个岗位都会认真细致起来!”王正红说。

9年的安检工作让王正红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了,列车已开走,很着急。

耐心地向这位旅客解释清楚相关规定后,中岛美佳帮助他重新购买了一张前往武汉的车票。拿到车票后,旅客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中岛美佳说着,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售票三班的陆雯浩也跟记者分享了一件高兴事。近日,当她帮助旅客找到遗失的钱包后,该旅客当着她的面在网上订购了一面锦旗。“旅客的理解和尊重,是我们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她说。

90后已成为长沙南站售票窗口的主力军,这些年轻人的业务素质常常让前辈竖起大拇指。

“他们能坐得住,有活力,也有担当。”售票一班班长唐莉经历了20多次春运,谈起这批年轻人尤为自豪。

孩子来站上探亲了

1月27日是冀东油田陆上作业区高35平台钻井工亚贺福和李秀丽夫妻俩特别高兴的日子,他们朝思暮想的两个孩子来站上探亲了。

从2006年开始,这对夫妻已经在单井点驻守了12年。他们把孩子寄养在辽宁朝阳的爷爷奶奶家。由于两位老人身体弱多病,男孩7岁就开始下地干活,女孩则早早地学会了做饭。

放寒暑假时孩子们会来到小站,这也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不过,亚贺福说,来回的路费挺贵,孩子们隔一两年才能来一回。

孩子们可喜欢这里了,因为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大海,第一次吃到了蛋糕,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石油。

新年到了,哥哥的心愿是买一把水枪,原先的那把坏了。妹妹的心愿是买一本书,她喜欢那种带三个爪的,5元钱一个。

吃过饭,一家人照了张全家福。李秀丽说,她要放大了洗出来,挂在小站上。

杨军 席清玲 摄



贴春联,一家四口齐上阵。



没事的时候,亚贺福会把孩子带到井场边,讲讲油田的故事。



小站前干涸的河床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